

青草堂二集

樂



清草堂二集卷三目錄

古文

書史記甘茂傳後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書晉書隱逸傳後

書舊唐書良吏傳後

書五代史唐六臣傳後

書韓昌黎釋言後

書陵州耆舊集後

清草堂二集 卷三

書寄驅筆記後

自選古文檢序

萬氏世譜序

勤餘文牘序

徐訄卿文集序

漱六山房文集序

李星如時文序

瞿烈堂時文序

太常仙蝶圖跋



青草堂二集卷三

豐潤 趙國華 著

書史記甘茂傳後

甘茂之孫曰甘羅年十二爲秦相少庶子說趙攻燕封爲上卿太史公謂其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甚哉先

王之澤哀而古教之亡爲已久也古者教人之法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教之讓十年就外傳十三學樂十五學射二十而冠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責以成人焉者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其爲學也一年辨

青草堂二集

卷三

一

志三年敬業五年博習七年論學謂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謂大成其取人也秀士升司徒選士升學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以告於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蓋其始進之難如此所以作育而陶成之者何其詳且紆也自王迹微學校衰策士起人趨於詐不恤其恥以至孩提急利童子備官世且稱之而史亦津津述焉夫甘羅之事後無所見其爲生無教訓而長未有所裁也不待言也獨怪自是以後以幼進者史不乏書漢之謝廉趙建魏之韋纘唐之高劭宋之王承

衍其他父任其子兄官其弟戚里濫貴功家襲封取之
司勳之府付之保母之手乳臭未乾橫躡人爵以祿爲
戲而其壯大皆未有聞則皆甘羅之說誤之也嗟乎朝
廷優假幸而蚤官其無益於子弟也如是而爲人父兄
者乃亟亟焉紫袍金帶謀及襁褓以爲門戶愈急大之
愈急微之惟恐才者之不愚而勤者之不廢也亦獨何
哉亦獨何哉

靑草堂二集

卷三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甚矣著書之難言也。以一人之意而上下古人，且取凡古人而上下之，欲其無過不及之差，此操必不能之數矣。而班氏顧爲之，古人去人遠甚，或所傳者班氏及見之，而今有缺焉，則吾不敢知許由、巢父、朱張、少連與皋陶、伯益、伊尹、太公同科而後之，屈原亦與焉。其同耶？其不同耶？老聃、史魚、祝鮀、王孫賈、公伯寮，其同不同人得而知也。而等輩次焉。孔門諸賢自德行外，皆列第三。以至曾子之徒，反出左邱明、下微生、敵原壤，其何沮溺楚狂之異，而一則中上一則下中，有四等之別。而尹公他稱端人，降於呂不韋，而叔梁紇爲聖父，紕於微生、高項羽，雖以力爭千古，僅見乃不如荆軻、樊於期、於陵仲子。惟孟氏足以中道繩之，究其天懷，度越叔末，不知凡幾。乃屏之中人以下，又不若齊人髡而與蘇秦、張儀埒也。列子僅爲中人，祿父至於下下，外丙、仲壬，何德可紀而進之上中。蔡仲、衛武，經躋其賢而抑之，中下擊爲無道。諸侯廢之而目，諸仁人伯禽尊賢親親而不及，霍叔處於其所爲九等之義，紛紜偵雜，躡登虐墮，率意重輕，升

天入地此何爲者耶孔子曰道二仁不仁而已經傳所以顯善昭惡大抵君子小人而已而多爲之等以參差之夫必究君子小人之所成其相去有不可億萬者無惑乎慙恍而無的也

青草堂二集

卷三

書晉書隱逸傳後

太史公之書刺客游俠日者貨殖之徒皆爲列傳而隱者轉未之聞豈其名多潛晦而不爲世所知以不能爲之傳者益高其爲人與漢書踵之及范氏爲後漢書始紀逸民大率所遭世亂去危垢俗憔悴林草策命一至逃入深山而已余讀晉書隱逸傳而畢然三嘆也曰全身以去亂者達人之操也而修節以不回者非爲全身也蓋初非無志於世而萬不獲已絕迹以終貞士之行也范粲魯勝郭琦汜騰任旭辛謐陶潛皆嘗出而仕矣

青草堂二集

卷三

五

既時去物改之後穴室戴盎土牀布被麥飯蔥葉若其所性以視不事王侯曠然孤尙者尤有異焉而世所稱名臣若王祥羊祜杜預房元齡杜如晦范質曹彬其人者世之君子欲爲之不悲其遇而不危漢太息豈可得已

書舊唐書良吏傳後

自史記迄隋書無享年之多寡其所稱循吏代無逾十
二人者而舊唐書列四十餘人豈其成書綜三百年閱
時久而得人多哉顧其後宋亦三百餘年而循吏亦止
十二人宋史稱最繁矣而其不輕予也如此所以見良
司牧之難得而愛之重之無使尋常勤愿之吏濫拾美
名亦以見百姓之不可欺而親民之官無徵不信也其
必實有施於當時久而不沒於其民然後傳焉若如所
載呂誼范傳正輩或用法太深君子薄之或頗事奢侈
厚以財賞問遺權貴視公蕃如私藏持此而以表吏師
儆不恪爲之立傳無怪其多矣不云賊名者不祥而旌
非其功爲賞盜乎後之君子其慎之哉

朝人而爵人
二人者而舊唐書列四十餘人豈其成書綜三百年閱
時久而得人多哉顧其後宋亦三百餘年而循吏亦止
十二人宋史稱最繁矣而其不輕予也如此所以見良
司牧之難得而愛之重之無使尋常勤愿之吏濫拾美
名亦以見百姓之不可欺而親民之官無徵不信也其
必實有施於當時久而不沒於其民然後傳焉若如所
載呂誼范傳正輩或用法太深君子薄之或頗事奢侈
厚以財賞問遺權貴視公蕃如私藏持此而以表吏師
儆不恪爲之立傳無怪其多矣不云賊名者不祥而旌
非其功爲賞盜乎後之君子其慎之哉

書五代史唐六臣傳後

歐陽之爲此傳於旨奚取乎六臣皆已貳梁自絕於其國而更以事人復謂之唐臣非春秋之義然則據其本例宜入之雜傳矣而反以揭之唐何哉所以著唐之亡也著唐之亡於六臣也夫亡唐者朱温何以歸之六臣曰唐哀遜位所遣使冊禮於温者張文蔚蘇循也遣押金傳國寶於温者楊涉張策而薛貽矩趙光逢又遣押金寶於温者也是皆其以國與人者也人君之國必何如而後爲無所不至之臣之六臣者皆或宰相之孫僕射

青草堂二集

卷三

七

之子躬爲尙書學士以文行知於時而其所爲如此稍知羞恥惻怛何以乘此車何以升其階何以讀其文更何以復此命哉誠非小人不能爲也著之於唐明乎唐有此臣而唐之廷爲無臣也不但己也明乎唐之廷之所以無臣之故由於白馬驛之禍唐之搢紳皆坐朋黨貶死賢人君子盡矣其存者類皆庸懦苟且惟利是趨之人是以不一年而亡唐歐陽之意蓋有所垂戒假之以見義自范仲淹貶諸賢率以直言見逐修及尹洙余靖亦與焉中外論之者衆而羣邪不安讒之以黨人至

有詔戒百官朋黨此傳之所爲流涕而作也

青草堂一集

卷三

八

書韓昌黎釋言後

讒者爲愈之言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
哉吾思其言之近情也誠如其言是則訐也訐必有證
釋之愈堅何釋爲且外不如其言而萬一內有如其
言之情釋之雖無伐於吾言然而有賊乎吾心何也吾
心之不釋者自若也吾心不釋何釋爲若謂杳不如其
言也在我者無所爲言之可釋也在彼之言是其讒人
我又奚屑以釋爲也若謂懼禍之至也亦求無實夫凡
爲讒者而已其讒不讒行不在乎釋不釋也

士無所自爲傳而不傳士有所自爲傳而卒不傳士無所自爲傳而藉於人而傳士無所自爲傳而人之悲之者爲之傳士有所自爲傳而人之愛之重之而不能已於傳之甚至傳之之人並附之以傳士有所自爲傳而因投洽夫人之有所自爲傳者而以此之能傳傳彼之可傳之六人者巖廊之上草澤之下所在而有秦之人不識越人之山然聞會稽則知之也燕之人不飲楚人之水然聞瀟湘則知之也有傳之者也誰傳之者其鄉之人各傳之也然則雖有山水而不有其鄉之人傳之則無以至於遠而彼無山水無水焉者其鄉之人雖欲有所至於遠而亦不能強爲之山水之名以爭於人則夫傳也者雖高下之不同而要皆自其所有者而因而爲之其有之大者其傳亦大其有小者其傳亦小其無有者不傳然則士亦所自爲何如耳豈能藉人而有者哉卽令悲其無傳而爲之傳後之論者亦第低徊往復於悲之者之人之文而於其人究何有哉必其有所自爲傳而又遇足以傳之之人何謂足以傳之之人則亦

有所自爲傳而不假傳人以自傳者是其子不輕而其言可信是於所謂彼五人者惟有悲其無傳而爲之傳儻所不能忍絕然無傳者而猶悲之使或傳有傳者而卒不傳其庶幾亦鮮矣且有傳而不傳必傳夫人者之智不足以及於此而傳夫人者之得其人而又何慮哉余讀馬葛村陵州耆舊集旣竟篇有感於選者以詩存人之說以爲士生一隅雖小技而沒世後其遇有心人不泯泯且有如此嗟乎世有孤行高節久而不彰亦其鄉後進者之恥也

書寄歸筆記後

人心至虛也感而必動而感於古之人又不若於今之人爲尤易何也生不並世則望之慕之以爲高遠而莫至而其所及見者則切近而以爲可希人之情也宜興任寄驅先生自廣文至開府欲然如儒素深造於道不以自信亦不欲人知乃以國華爲可教出所爲筆記示之大旨以堅定爲體以自克爲用充之涵養約以無倦然後嘆先生見之於事爲者皆自其有本有恒者出之非止功名已也余聞先正鈞臺先生篤志力學以聖賢青草堂二集

卷三

三

爲必可爲立中朝爲名臣先生出其族庶無愧焉獨念國華幸親炙先生又得識其緒餘而久溺於詞章措身苦無地昔范石湖帥蜀陸游爲參議官以文字受知劉清之欲應博學宏詞及見朱元晦至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使國華能爲陸不能爲劉必爲先生之所棄是可懼也

自選古文檢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非辭少之謂也非于言不達于言可也惟其理之足爾後人取辭爲強而理見弱焉浸而行氣而辭有不加審焉反其弊者又或力能簡於出命曰脩潔夫簡自題始以文成題者經也文者傳也一卷之中而有贅題一句之中而存賸字其繁蕪自在也噫中古而降安復必得脩潔之文哉苟其營意富而籌句廉在善讀者已遇選古文檢自漢迄今凡五十通

萬氏世譜序

南之士族夸尙門系然容不免於附會北之士族質勝於文然容不免於遺略吾燕歷前代多更播亂元之季遺老故民蓋鮮明成祖定鼎始遷四方之民而大集以故今畿輔所隸其土著之舊者皆僅肇自永樂士大夫之家欲考其遠卒無逾四五百年故言闕闕往往不若南之盛而宗法亦多置不講譜其世者因亦不敵南之繁雖然有志者出有得於樂其所自生而返其所自始也者則惻然動其宗祖之思也流涕於角弓而纏綿於

青草堂二集

卷三

十四

既醉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乎性情師意於古譜其所知之世上以識其先旁以收其族而下以施其孫子或其稽不遠然甯缺焉或其例不備然甯質焉十室之隣以爲多事矣是土風之陋也巨胄華望好事之彥無訾其缺議目爲贅書然而君子愈益趨之矣同里萬生秀升從余遊既數年一日抱其世譜再拜乞余序余憫其志又嘉其求不至於遺略而并無所附會以自紊斯則良史之意蓋家之乘原如是也秀升乎操此意以行已涉世其更有獲歟

勤餘文牘序

漢人著書多自序序著書之意而已後之人士始多人爲之序者然性情之所在學術之所成與夫爾日立言之所以然局外者之知之常不若局中者自知之爲得故不得其人毋甯無序得其人矣而其言或過乎物或不及乎物非其相知之深而又相愛以道不諛則虐故擇序者慎焉山陰陳補勤先生所著勤餘文牘凡十卷旣成進國華而教之曰人之相知貴甘苦之共喻余不敏少從事於詞章力吟詠鮮著述之文今年加長而瘠

青草堂二集

卷三

五

思所至聞見所及往往起而錄之又則論世於當路貽言於交友雖皆一時撫身世抒胸臆之詞顧踰日閱之不肯自沒其所得予知我者擇序於子庶爲我慎焉國華受之而嘆先生之所見不可及讀及畢而嘆先生之有志於立言之不朽愈不可及也先生之言曰貌言華也忠言實也先生之言爲其實不爲其華者也其自鏡者類志於脩己之言也其書說序記者類志於經世之言也存吾理以待世之能至乎此者果開悟而旣其責焉則有功於世之教爲不少也存吾議以待世之能求

乎此者更參酌而制其宜焉則有功於世之功爲亦不
少也是故不憚質白以出之顯易以喻之瑣細以識之
反覆以詳之凡以存吾理也凡以存吾議也必鯁鯁焉
取爲文者而繩尺之非先生是書之心也

靑草堂二集

卷三

徐訐卿文集序

蠶之珥也能之經也山雞之澤其毛羽也不自知其何以然而竟不能不然適其天也人之天又有大焉者才人之天又有大焉者大興徐訐卿具天才嘗樂與余交乃至兄事余凡余欲有所發訐卿每能至之且曲爲之盡神思贍捷於文靡不喜雖未卽畢力而其天之所所有者動焉余固知其可能而又恐其不堅或徒以詞炫爲也嘗語訐卿曰

朝廷制舉之學例付有司差次其高下而雜著之文則

靑草堂二集

卷三

七

當路不復明以主之讓其權於能爲此者不肯以勢位凌學問是其道固尊而其寄愈難然不得其人則尤易濫而徇以其無方額而又可情干有才者苟無復適其天之所至反若此中無所謂陟罷而其倖獲轉易於有司者寔不至而名可加浮此近世文章之衰而人之辜其才者強半也訐卿深是余言更疊疊爲之至風雨塗路無間夫訐卿舉孝廉走江湘出入軍諮一遷而爲太守方役志功名而乃私爲此且不以自足草成輒復塗點斷散無彙帙余恒勸之而訐卿意存加削不以所已

至者阻焉庶幾適其天者矣庸可測其至乎嗚乎豈謂
訐卿不自收拾而中道遂以死耶既無手定之冊計其
家人所檢已不過十之六七而余以愛訐卿之故爲釐
次而嚴存之則又僅十之二三豈余知之有未深耶抑
非其才之不足而天則奪之耶訐卿之官試於行省而
未見其臨政其經濟之優狹不可得而斷獨以其懷抱
鬱鬱生不得之於方面重臣而其沒僅以此區區者得
之於余是又余之悲訐卿者矣

靑草堂二集

卷三

六

漱六山房文集序

余從事於文有年大抵友朋之力居多封邱何天根永
新尹湜軒武進管敬伯無錫薛季懷而其產之最近者
莫如玉田蔣文箸生而其見之最先者莫如三河郝夢
堯自諸君子皆長河大江左右獨蔣郝隸畿左與余居
爲近夫以一士而志爲文爲其友者非有私於彼而美
之愛之之不暇其故何哉古文之徑譬行路然深山長
林足音殆鮮遇有偶焉則不傷其孤矣此而更有鄉曲
黨戚之舊樂不愈可知乎北之人士雖有美才往往訖
乎舉業而止吾鄉故盛文學廷試賜官而去者嘗咸不
乏人然其志易滿幾何而不輟此事矣尙望其更有進
哉其有志於此而奔走當世事文書鞅掌又從而奪之
其不得遇者則又息影弇晦茅屋樹林之下田父農夫
之客以故治古文者蓋寡風氣之不近積漸然也乃余
弱冠遇夢堯夢堯稍長余而其所爲古文者成帙余重
驚喜亟起而爲之而夢堯亦以得余爲侶均絃之情共
轡之意鏘鏘逐逐言則相與聽而唱則相與和也其後
余有適必訪學古之家余雖不文而癖余文者有所徵

非余言不鑿計非所識諸君子觀摩而講習之條理而
匡翼之無能自勵而夢堯實爲之先夢堯今訂所爲文
余惡能已於言哉况乎其厚以屬之余也且世之能文
者每以相勝爲賢余之文發於夢堯而夢堯乃轉而問
於余夫余所欲言夢堯之益余者耳余奚足益夢堯哉
夢堯與蔣丈其皆尤愛余未嘗不以斯世作者之衆而
吾鄉之稀也然夢堯之集出里中之秀安知不有大過
余者亦驚喜而起而爲之是亦斯集啟之矣抑世業之
家安知不有守其故著而未嘗發者藉斯集以引之出
也

李星如時文序

孔氏之書曰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名非難稱之難名如是而實不如是則不稱也雖然名如是而實亦既如是矣而實之所已至者如是假其不卽沒世而實之所未至者又將有以至焉苟第據其所已至者測之宜非死者之心爲其志之所存固有進焉嘗在彼而不在此而其所至者竟見於此是可哀也景州李子星如舉同治辛未科會試第一人以時文有名然非李子之志余與李子遇濟上其人矜簡寡欲不樂從冠蓋交身其中而靑草堂二集

卷三

三

心邁焉非其所性近則不欲接接亦不相入同寮戒之以爲非吏者所宜李子愈斷斷焉執其意揆之古學者然則其有所不爲者歟李子嘗所過從惟玉田蔣先生及余聚則申旦忘倦二人聚必招其一然語及時文良鮮蓋李子志不在是故不欲以見雖日親習曾不得睹焉今李子沒矣其門人蕭紹庭攜其時文遠來索余覽夫以日會李予之余而乃睹其文於沒世之後以此知其所爲在拘牽於有司程式之數者非李子志也然余索李子不可得親其文如其人而又嘆夫其所不欲以

自見而非其志者然其不苟猶如此曩李子留余酒輒稱先正相謂之言後死者任傳嗚呼余殆愧斯言也

靑草堂二集

卷三

三

翟烈堂時文序

時文何爲者也專以業進士也自有時文以來業之而不得者不知幾何人矣文之傳者于百中或無一二豈皆其不工與而所謂進士之文意必其工之者矣而其足以傳于百中亦不得一二然則文之工不工又不在進士之得不得特自風氣日落兩處乎工不工之間卽兩操乎得不得之數往往得者不必異失者不必衰近百年於茲矣廣平翟烈堂少操進士業舉而不第而視夫世之不能如是而輒得者其文固有餘焉吾思河朔之間昔申臯盟嘗言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之助是必其方俗如此烈堂生諸其鄉老生宿儒遺法儻未盡墜而烈堂及聞之雖今昔不同而導進行氣證經括史宜非尺寸拮據相因相襲之所能爲今之業進士者苟皆工如烈堂則風氣駸駸乎上而益求相勝而得者漸以異矣自得也異其得人也乃不同而再有工而不得者然後謂之命焉

太常仙蝶圖跋

吁一蝶耳而重之而飲之而圖之而歌詠之豈不以其
仙耶古無仙之說仙殆亦質氣之精而久而靈者之謂
耶萬物之形莫不有其神神無物託之其形者也而或
以此形爲彼神之所託則吾有不敢知齊女之蟬耶蜀
帝之鵲耶其信然也耶

靑草堂二集

卷三

畫

靑草堂二集卷四目錄

古文

張安齋先生詩序

陳補勤詩序

馬葛村詩序

種蘅山館詩序

莫楚香詩序

漱六山房詩序

劉驥臣詩序

靑草堂二集

卷四

唐右枚詩序

聽綠山房詩序

宮玉甫詩序

邵香聽詩序

蔗園吟草序

柳子琴遺詩序

陳大麓遺詩序

蔡氏林下清風集詩序

蘭雪軒試律詩序

種松堂試律詩序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二



青草堂二集卷四

豐潤 趙國華 著

張安齋先生詩序

詩豈易言哉其氣韻隱然遐寄於文字之外爲神詞不
害實爲真冲然無忮夷然無囂爲正若近若遠足以感
人爲大自得於中境同而懷異爲高援情授旨舉而不
斷爲厚以古喻今故事紛會不名一用爲雅尋常脫口
便手聲勢虛義之字廉擇審出至於力重味入爲深精
稱而不失分杪爲工九者聚謂之成詩豈易言哉雖然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一

古來清人逸士其懷抱曠美翛然物表不求爲詩而詩
未嘗不名不求爲工而未嘗不傳何哉詩之原主性情
自後之以性情言詩者率徇其所欲言而發之輕猥嬉
滑至於俚劣吾誠不知其性情矣惜乎其未讀吾鄉安
齋先生之詩也先生以尙書家世父爲監司而天趣高
潔康熙中嘗授國子典簿不赴退焉屏居滄水之曲築
野雲亭讀書學道杜門習靜者垂六十年興不外涉怡
然嘯歌其詩灑澹疎落迥若孤雲幽若空谷平若遠水
和若古春雖迴而不爭也雖幽而不僻也雖平而有餘

也雖和而不可淬也蓋隱君子之所爲純以懷抱勝者
與性情安得而不貴也以視余之言詩以詩爲不易言
者猶小道耳對先生殆有愧焉若夫世之所謂性情則
惜乎其未讀先生之詩也詩目曰自怡曰靜遠齋曰避
閒曰蘆渚先生名延緒字雪耳號安齋紀河閒消夏錄
稱曰鉉耳先生蓋又字鉉耳云

靑草堂二集

卷四

陳補勤詩序

天下之事率意爲之則其道必濫而有人焉介然自樹不爲其所轉移不爲其易以求合衆人之所共競此必將無譽於衆人矣雖然徇衆之所悅而爲之與斷斷然自以造夫志之所在與夫力之所至而爲之有賢者出必在此而不在彼矣今日之濫亡慮其大卽詩亦已甚貴家富室愿人治子麤夫淺生無不爲詩詩至此尙可爲也哉乾隆中有袁簡齋者未嘗不有才而任自然之說未能實其才之所至後生晚出以其言之易爲也轟

靑草堂二集

卷四

三

而奔焉近世之詩之濫悉主乎此其爲衆人則亦波靡其中而不復深求焉矣有志自愛之士上見古人則入之欲深下見後世則積之欲久入之深則如嘗親琴瑟彝鼎之地不至爲捷步俚語積之欲久則直以古人自命探窳詣幽扃其所以待夫人之能叩乎此者詩至此然則亦可爲也已余讀補勤子詩存而有喜焉其詩喜用典能研而入沈思獨往有若蒼山大林翔飛游走不似十步之雀之踏平野也其氣宕動如大舸之受江風不似田溝野瀟一葦之篙竿也其聲音節奏疾緩清

濁如金如石如匏如革如悽竹如繁弦令人哀令人樂
也此非其性之所獨厚而又克以情之所不屑截其力
之所不爲者不能至也詩凡二十一卷始道光戊申至
同治癸酉中更粵寇之亂多今昔興廢死生聚散之感
又嘗從大軍涉江南北旣爲山東觀察使復監軍海上
至每有所作關係時事則又匪但其所發而其體亦正
也後之觀是詩者可以知天下事雖詩之一道其不可
濫亦尙如此

靑草堂二集

卷四

馬葛村詩序

同治癸酉歲余謝官游江南歸京師余嘗爲少宗伯徐先生所薦士先生謂余曰乃吾門汝與德州馬生皆能喜澹泊迹相若馬生在兵部比當補官而亦乞假去去不復來指葛村也時余與葛村別不相聞方余爲其州時葛村履余室不欲有多言葛村負郭居余亦僅使使報葛村而已其歲日相邇而以有交故爭相爲疎其後不相見以至更年然思葛村聞徐先生言益不能置越歲葛村以書問贖盈指則所爲之詩在也其詞則惓惓青草堂二集卷四

鄉黨而去榮利也夫以葛村息迹返田鼓琴誦歌得之所性曠然怡悅衆人望之將不知其何所樂而釋其軒撫就此寂寞而又非有放之者翳何爲若是雖然空山之中而有人焉而誠如詩所稱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也者必不薄余葛村也匪惟不之薄而有人焉而誠如詩所稱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也者必則有以知葛村之深行其志不牽於物非其中之有者不能也有葛村之中之有而潛情鍾古以自致於詩以娛興而詣靜是其源則甘乃更取其所流者而有以受之和以此飲世之人

其可以療競心矣士君子學問之事欲其有所自足文
書偃走之列尺寸之官斷斷爲之而有所盡其分時而
不爲而非有所憾於世退而自守且徐先生亦有取焉
夫古之論人者固未嘗不斷定於其先生也

青草堂二集

卷四

種蘅山館詩序

靈度故研單心焦思世所營競輟謝而不顧兀然居散
然游居未嘗不吟游未嘗不琅琅然歌自少而壯而老
病垂不起而弗之廢口誦斷句以沒此豈有益者哉雖
然世之人其冉冉而沒焉者夫何日而不有也而何嘗
人之知之也知之矣而何嘗人之思之也知而思思而
悲其必非無所操以見於人而能得此於人之心也清
苑李先生沒於濟南余友何吟秋哭之哀夫世之人生
前苟赫赫未必不得千百人諛頌而一旦而沒則將求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七

一由衷者之涕洟不能可得而先生獨得此於吟秋而
吟秋固自重其所施者余知其無濫悲也吟秋語余曰
李先生生平爲詩千萬言其孤將以序屬子嗚乎先生
之孤余曩與同官嘗因謁先生歲讀先生詩一日余行
水亭狹巷間遇先生湖土歸短笠輕屨婆娑來持余先
生素重聽問答且久乃去旣余出爲樂安比歸而先生
則不可復見矣顧余於濟南數去數至有時未嘗不思
先生也今念吟秋言求於先生家曰種蘅山館詩爲校
而釐其尤爲一編蓋先生未嘗有言然以余不忘先生

以是知先生之意或亦未必不在余也先生復工詞曰
紅豆余所粹明湖四客先生者其一然則先生之令人
思者又不獨詩與

靑草堂二集

卷四

莫楚香詩序

往余游江南客漕帥東軒莫子楚香蓋同客爲叅軍記
室盤屋路氏有園居相近時暮春莫子邀余往涉貽余
詩旣聯舟北上水驛間更月泊止必過間過必詩比先
後旋南淮上無山秋水落木時莫子恆掃屋煮酒以詩
會余之過江莫子詩餽之還又迭續之余雪中北發又
復餽之蓋余是行得貽詩多者莫如莫子荀子曰君子
贈人以言則莫子之愛余矣然余亦樂得多於莫子之
詩以寵其游而無不安於中者游必擇士所以防邪僻
青草堂二集卷四

而近中正而友道之得又往往各以類感其不相入則
有不能強合苟或爲之棄是我者猶雜於他材明矣是
故余得多於莫子而喜使莫子之詩而余蚤知之必以
此行儻不能得其一貽爲懼者也今莫子將梓其詩以
書來商別去千里外而欲知余若此此其於余亦猶余
於莫子之心而以爲足與知情相均也天下蓋大文獻
之老以及才進之士卽亦必有欲得莫子之詩而共見
之者試以公之余故不敏亦嘗所戒假言焉

漱六山房詩序

三河豐潤壤相同也郝與趙又相善也郝子以古文鳴復及於詩其文則余序之矣更序其詩毋乃自處於數而重示人以私乎郝子曰毋辭爲也歌者之於聲其疾徐長短高下之節繡者之於文其縱橫順逆疎密之致過之者入而譽之未足以信於已也其同居共業者雖吹其疵摘其細而情安焉雖嗟賞其工詫其精進而已不疑焉何則甘苦之數均而不至沒其心也余曰唯哉古之言詩以溫柔敦厚爲主不溫者其失也枯不柔者其失也鶯枯且鶯則牢騷與叫囂並至雖然溫矣柔矣而不典澤則神必輕不含蓄則味必薄捷才愈衆雅音愈稀今郝子之文宗歐陽其詩長於溫柔不待言郝子爲詩逾二十年中歲而後又復芟所舊有往往宅一言不典則不饜裁一章不含則不謂至葺所居館爲別室小竹疎花間汲泉淪苦茗暇卽往泊詩弗輟其宦游無絲竹文錦之好文之外惟詩又宜其詩之日工也余屬知郝子爲言其得力如此數則吾不能辭而私則庶乎

免矣

劉驥臣詩序

余以文屬交有劉君者三吳橋劉博泉鹽山劉星岑祥符劉驥臣而博泉星岑官京師不能數相見驥臣共一方思輒過焉彼同籍之二劉君而迹轉疏於驥臣而驥臣者又其先人嘗宰吾邑有廉惠聲聞嘗過余家與先中翰公相接洽所謂聿南名父者也世稱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曰名父惜余晚不及見驥臣亦晚出比余與同寮知爲名父子蓋相親驥臣爲人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故其氣恆高詞恆亦健伸眉抵掌雖嫉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七

之者無得相難少以文得名且中高第然自其總角孤露跼踖貧子長而馳驅奔走多發之於詩由恆俗見之辨博好文詞射策得官然耳噫士之奮科目者三年間趾相續又足以重驥臣乎哉觀其所作爲詩歌而知凡目驥臣爲意得者皆重失之也何也百官有司近多雜以他材而博泉星岑則既有以自拔處不雜之地益砥其學問矣驥臣才如此蹀躞塵坌之中聊以取諸懷抱翹思豪吟俊邁自喜抑豈其本志乎雖然唐之王建孟郊李商隱輩皆以進士爲縣尉其吏事未有聞而其詩

尙傳至今况驥臣清白吏子有家法更宜有以重其詩
者與

青草堂一集

卷四

唐右枚詩序

詩何其與書通也蓋嘗體焉周詩如篆漢詩如隸魏晉
以來如八分唐如楷宋逮元如行近人書以楷爲宗行
次之篆隸八分間有爲者其勢孤斯亦古詩之所以日
遠也楷旣盛行言書者率自楷入而古意寢微然其規
矩準繩無可越者今詩之體音節程格皆唐法如楷之
不可越因楷而流爲行所以有宋元也若其自行入則
終身不識楷法矣安問分隸夫善楷者必知篆體參分
隸遺意善行者必先楷顧非特點畫而已得其意爲上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三

山陰唐君右枚喜爲詩乃欲然欲得余論以與余交不
至獲游詞且曰將以自證而益有以爲之也余敬其言
不敢隱以爲善行而先楷而迄至於得其意殆右枚之
詩矣余無過譽右枚亦受之而安勿爲辭以所相與於
素者之如是也獨詩乎哉

聽綠山房詩序

巉巖絕壑窈然以深大石如屋古樾高下朽者無伐潭水渟碧細泉蜿蜒或濡澗草中雜花逸條生落自若平亦非陸直亦非徑終旦至暮終歲之四時天地間恆有其地而未有入至而人亦不易焉至且語人以可至而人不必樂乎其至強而一至之而亦無樂乎其久至夫人之生不能無所至者也不至乎此則至乎彼華城雕房肥肉大馬名花官酒高歌靡舞珠繡眩視絲竹塞耳時賓勢客趾舄不絕毀譽盈當途榮辱出頃刻喜怒哀

靑草堂二集

卷四

十四

樂一非己有而人顧樂之樂之而豈必乎其至而人顧樂之愈急十其人則十樂之百其人則百樂之而乃有人焉所樂獨有異嘗過余衣垢而中潔貌疎而內恭言山中人則喜余亦至其寓居僻無人室湫若澤草牀一席野石斷玉雜古泉幣枚枚焉枕間壁則漢武梁石室畫几則唐賈島詩察其言詩意蓋非賈先生不屬也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以詩之道濫主於氣雜力淺觀其所爲趨定而不越所懷奉如嚴師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的必孜孜不輟而後

深不其信歎况詩之境大有所謂華城雕房巉巖絕壑者而以賈爲宗則尤爲恆情所苦而獨能樂而至而人之豈啻詩之工其懷抱亦軼矣詩曰聽綠山房姓曰翟名曰熙典字曰式文家曰掖縣掖縣之翟世文學而以清業名

青草堂二集

卷四

宮玉甫詩序

淳焉瀉焉瀾焉淪焉所放而不同往來而不知其已者
水有之崛焉峙焉盤紆曲焉岩堯嵯峨萬狀蒼焉山有
之上下古今治亂興廢生死離合喜怒哀樂之感茫茫
焉而生油油焉而盈藏諸其懷邈若有聲惟人心有之
夫人心以一方寸之地而其所有有甚於山與水故天
地生山水有算而生人之心無算故夫人之心其目接
足至不必皆有山與水而才焉者無不有其山與水其
目接足至有山與水而才焉者又各自有其山與水十
青草堂二集 卷四 六
人而一山水則衆人矣十才人而一山水則衆才矣秦
州宮君玉甫愛山水雖其杜門讀書或情舊過存甚之
局促寮解意未嘗不在兄子行博金石蓄甚聚玉甫亦
不遺餘力往往野止車披度灌莽閒或有所聞走索數
百里歸輒言其山與水所知交類能詩玉甫亦不遺餘
力視同人所爲山水之氣獨多其所至處一邱一壑必
造焉且自弱冠尙義氣短衣匹馬往復河之滸岱之麓
欲得奇才劍客者流以鈴略相追逐蓋慕傑俠亦不遺
餘力暇則就二三朋儕痛飲狂歌酣嬉淋漓吹鐵笛而

和之如御天風海濤坐高峯大林中視座上客類不啻
岩栖谷飲之異人若所求諸山水窮盡而忽得之者蓋
其心之所有者如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玉甫之
詩卽不得山水之助亦當巍巍浩浩足移人情者而玉
甫又嘗南過大江閱六朝遺跡溯古吳越之郡飯湖宿
山者累月而玉甫又嘗北歷燕趙西登太行落日崇巖
草木蕭蕭徒御至不能從愈攀陟自得而玉甫又嘗奔
走青兗東窮蓬萊之采成山之域興至必往大雷長雪
冬夏皆盡其狀而玉甫又嘗從役海上築水師戰舸擊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七

楫萬里外所涉駭浪巨島而玉甫浮嶺嶠踏羅浮二岳
捫絕壁遇蛇如屋梁昏夜見叢荒中燈就之則虎尤奇
異

邵香聽詩序

古之所稱躬耕者皆親耒田間漢晉以降其風漸微而管甯陶潛輩猶身爲之史說所載見金揮鋤夫耕於前妻饁於後是也後之士其未遇或曰躬耕旣退曰歸耕凡假詞耳客自肥城山中來者謂乃有人焉生禮樂之族習進士之業抱有爲之才歷功名之堦及強官之年而翛然閒夷然引泊然甘結廬遐僻之區編垣葺茅種樹抱瓜草笠負簣越陌履阡與樵父牧兒榛榛然居熙熙然游油油然樂余曰不之異也是吾友詩人邵香聽

青草堂二集

卷四

六

也蓋香聽愛余余愛香聽能相知心近雖不恆見而獨居則思其人聞人言亦思其詩必更有境焉久之香聽至果持其詩自樂府以至今體皆備香聽捷於才又所見博其氣無代不有而近日之作則彭澤遺音尤可愛也余嘗言詩以懷抱爲宗其人清且賢然後可以爲詩否則必弊焉其心囂者詞雖靜有愧聲其心伎者詞雖和有愧聲是故有廉詞而聲暖有莊詞而聲靡有仁詞而聲賊有篤詞而聲僞歡詞而聲促雅詞而聲俚皆其懷抱爲之也記曰聲音之道與性命通信然哉信然哉

顧余尤有感焉以香聽之懷抱其仕又嘗勤愛民非攻
與
文曠事者比而息居寂處無問之者然則遂將終其身

青草堂二集

卷四

十九

蔗園吟草序

昔喬生謁王子一叩扉長跪以詩贄而求爲之師余不及得喬生之詩而知其嘗爲詩則以見于一之文故余乃以是多喬生也近俗以來師之道微無復古學授受之義其在舉業欲以徑科目僅有文字師自是之外鮮以人爲師况商定所爲詩而北面自處乎或干時名則挾而走道路貴人丐其言以張之其自爲者之工不工其所以張之者之久不久固無問焉而喬生者獨折意於于一以序詩之故至多爲之殷勤從弟子之列不誠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三

有心人與今乃有以喬生自待者曰楊生毓琦生鄉試嘗得余薦雖不果舉而感余之知其文也操門人禮以所爲蔗園吟草乞序余喜而閱焉詩已十三卷而其年代頗蚤於余蓋生歲甚長余此又疑喬生之所難矣生所居湖山之麓水木明瑟且嘗客游三晉大梁往返數千里其清矯之什豪逸之篇皆可存于一序喬生詩以謂未讀而知其工余恐生之詩其工尙不止喬生若余之文不足以發之則是生之所遇至不如于一其人而余之愧也夫

柳子琴遺詩序

蓬萊柳子琴旣卒其友宮玉甫過余曰有子琴遺詩願序而存之初余未聞子琴得其詩而讀焉而子琴亦已往矣夫人之所以爲言生乎情者也未交乎其人則何以言雖然余交玉甫玉甫交子琴昔子濯庾尹氏以友相信孟子取焉且吾觀子琴詩有平林野渡透池獨步之致息影戢慮若有求若無求焉充其力宜於學陶而著於篇則所效古今樂府參庾開府樂章及古謠諺爲多蓋太白以降香山卽且變矣青田青邱不襲宋元肇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三

明人規古之作然於唐之張王澤亦微哉何論漢魏豈風會之爲之與惟士生後世猶有志於前法此其志不可沒者太史公之論賈生亦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况子琴甫中年能以其不至古人而短長其意乎玉甫惓惓於故人而欲釐其尤以見諸後嗟乎玉甫之篤於友者至矣而子琴所以得之於玉甫良亦必有道焉世之覽子琴詩者宜思之不置也

陳大箴遺詩序

凡天下事皆成於所好文詞亦然好則宜無不成乎雖然能好與否視其性而能成與否幾於有命存焉山陰陳大箴爲補勤方伯公子有家法少而嗜詩爲之且有年滌織芟滑充其所至駸駸及於古矣乃天遽奪之嗟乎大箴工之而未竟聞者蓋悲矧嘗所識如余者哉嗟乎大箴不可謂非命也且吾重思之古今之好焉而成焉者宜不乏則宜無不傳矣然而空山之下荒江之野其苦力爲之皤然垂老而不傳者豈盡敢知其不工是

靑草堂二集

卷四

三

則傳與不傳亦若有命存焉唐代詩人之衆有以一二章而播至今者大箴雖沒仍視其命何如不在其年之奪不奪也

蔡氏林下清風集詩序

嘗於天之生才而異焉旣才之矣而鮮有不阨之者其受阨之大小視其才之分量若斟酌以予之以之相士恆十之六七然則亦無怪焉已至如婦人女子從人爲榮悴所遇不必其自致之苦樂危逸一視之夫若子此其常矣雖然亦若有才不才主乎其間德化蔡子梅蒼以林下清風集詩郵示首則其女兄周氏婦繼則其妻萬朱兩恭人終則其女袁氏貞婦一門之中嫺風擅雅嗚乎才矣而其女兄蚤卒萬亦蚤卒朱稍年中年亦卒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三

其女則未昏歸守袁之節可不謂皆罹於阨者乎及閱其各所自爲詩朱作蓋鮮少其女兄與萬才較優而其得年視朱僅半之其女澤若縱橫奇傑拂拂然有丈夫氣雖在士人其立言往往恐不及則誠才之才者矣乃其遇之尤爲危苦卽亦阨之阨者焉嗚乎自才之而自忌之造物者當不如是豈夫天下之大阨非其才則有不能任而因以畀之與然天下多事士之才而阨而終獲以顯列於世時有之矣此三婦一貞女之以其詩見其可哀顧有極耶士大夫有所憑藉而不以自感厲亦

宜非人情之所宜出矣

青草堂二集

卷四

四

宜非人情之所宜出矣

蘭雪軒試律詩序

或謂五言八韻非古言詩者略之夫今言詩不能不古
唐唐固非專以四韻爲律初盛以來緣情賦物六韻蓋
多漸至八韻長排不獨試士以之其省試所選雖場屋
之作亦不可謂非古

國家定制初用之館閣

殿廷自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會試裁去表判增用五言
八韻永著爲令其規模則猶唐試之遺試律遂徧天下
然專家者蓋鮮迄今百餘年間惟錢唐吳祭酒集大成

青草堂二集

卷四

五

爲正宗此外藉彙集傳者庚辰探驪二選猶存先則古
意其餘逃吳氏者剽音雜出敢於自張後學靡焉而正
味之聲寥落殆盡而五言八韻之不古實階於此何也
古必於書不能多讀書故不能愛慕吳氏蓋人情之避
難而趨薄也久矣宛平劉君蘭渚蘭雪軒詩一以吳氏
爲宗其所取裁跬步不越彼世之蟲吟螿唱匪但不識
唐律爲何物卽吳氏之澤曾未有聞焉文通云蛾眉詎
同視而俱動於魄芳草甯共氣而皆悅於魂若劉君者
可不謂魂魄於吳氏者乎而惜乎知之者之鮮也

種松堂試律詩序

嗟乎朋友之於人亦大矣不得其人則孤得其人而聚散無時則思思之而不卽遇見其物而親焉矣乃至於見其物不復能再見其人則舍此更無以遇吾友而握手道故平生之歡如復見之者獨恃有此然則星如之詩余安得而不序也曩余過星如見其試律詩以所知聞近人中無其右星如訝然以其語不恭余以星如實夙愛余情謂欲余所爲附其尾命之曰種青試律詩合選邀共鏤諸木星如故不可然意爲之動蓋亦未嘗不自喜而固以爲歲月甚遠又文字之餘事何屑屑焉急豈知余之重讀其詩如今日者知己之思哀樂之感有霑余襟而不已者耶死者已矣余旣傷良友之逝而不得復見星如所交文字之友其有如余者於是乎不亦亟思得而讀之耶且方今試律詩自縣郡試以至

殿廷皆如例後來之秀得此以式之苟心折焉必將有所獲而一滌其浮句滑聲之習雖未嘗見其然猶將思之焉



